

月光戀曲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三十四 卡德蘭 / 原著・文風 / 譯

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四

月光戀曲

卡德蘭 / 原著・文風 / 譯

月光戀曲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③

著者	卡德蘭
譯者	文風
出版者	明遠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
	電話：H 6 1 6 6 8 3
發行所	明遠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
	電話：H 6 1 6 6 8 3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
定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
初版	1 9 8 1 年 7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二〇年

「小姐，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！我不是有意的！」夾雜著陣陣哭聲。

妮爾瑪無奈的望著燒焦的桌巾，克制自己鎮定的說：「沒關係，艾蜜莉，不是妳的錯，我原該自己做的。」

「我只是想幫妳忙，小姐，妳知道我一直都想討好妳的！」

「是的，我知道，妳已經盡力了，艾蜜莉！」

「可是，我就沒法做好妳交待的事！」熱淚盈滿眼眶，慢慢滑下她的臉頰。

「很多事妳都做的很好，而且在不斷的進步中。好了，不要再管桌巾了，更何況那不過是條

舊桌巾！」

艾蜜莉用手背擦拭眼淚，說：

「以後我一定盡力把事情做好的！」

「我相信妳，」妮爾瑪接著又說：「別再擦廚房地板了，我要開始做午飯！柏格潤先生該回來了！」

妮爾瑪走出廚房，把燒焦的桌巾收到樓上的櫃子裏。

她告訴自己桌巾已經沒了，同時也暗暗希望，艾蜜莉不要再幫什麼忙了，她總是把事情弄得一團糟。

這也並不是小女孩的錯，畢竟她只有十四歲，更缺乏經驗。

妮爾瑪非常清楚，他們請不起年齡較大又有經驗的傭人。現在她只祈望艾蜜莉能妥善收拾她打破的東西，或進一步的，不再打破東西。

這個情形就像安妮初來時一樣。所不同的是，安妮在熟悉工作性質後，立刻了解自己可以找到一個薪資更高的工作。妮爾瑪只好再找其他的小女孩來幫忙。

妮爾瑪來到頂樓的櫃子前，她告訴自己，能有人來幫忙已經是很幸運了。畢竟這棟小房子裏的生活，已大不如在馬諾時了。

每次想起鄉下的老家，一股思慕之情就會浮現在她臉上。

她是多麼懷念那棟從小生長的房子，更是想念那每年此時開滿紫丁香，美如詩畫的花園。

媽媽也會爲那第一朵玫瑰花蕾興奮不已！妮爾瑪告訴自己，儘管自己對斯丹地馬諾充滿了思念，如今也只是一陣輕煙了。

柏格潤一心一意要來倫敦。又有誰能責備他呢？對一個沒錢又沒好馬的年輕紳士而言，鄉村生活是多麼的無聊啊！

妮爾瑪打開櫃子，把折好的破桌巾放到架子上。架上早已堆滿了不用的亞麻布。她輕輕嘆口氣，想：這麼多以前在老家用過的床單、毛巾、枕頭套，都已經破爛不堪了！

不過還好，還有一疊沒用過的亞麻布堆在另一個架子上，這表示還不需要添購新亞麻布。

妮爾瑪心底響起一陣叫喊。即使須要買，錢又該從那兒來呢？

這個問題令她顫抖，而每天這個問題總會困擾她好幾次。

柏格潤拿出來的那點錢，在倫敦這種城市是很難維持家計的。

鄉下的園裏有蔬菜，也可以說服任何人去獵取兔子、野豬，當然更有新鮮的雞蛋。

這些現在都要花錢去買。所以每次柏格潤懷疑她的烹飪技術，或埋怨伙食大不如前時，她一點也不在乎。

妮爾瑪無法爲自己的烹飪技術辯護，更無法向柏格潤解說：除了廉價商店或在國王路的攤販以外，她毫無購買的能力。

有一件十分幸運的事：他們在契爾西租的房子雖小，但家具齊全。

妮爾瑪發現，房主是個女演員，有位紳士爲她準備了這一切。

妮爾瑪對這位紳士和女演員之間的關係，迷惑不已。當妮爾瑪還沒弄清事實真相前，他們兩人大吵了一架，女演員就搬到一間更大更富有的房子去了。

柏格潤和妮爾瑪幸運的在紳士的律師急於脫手的情形下，廉價的租到它。

柏格潤以傲慢的口氣說：

「我當然不會帶朋友回這來，所有的宴會我都在俱樂部裏舉行！」

妮爾瑪嚇哭了，幾乎無法說出一個字：

「柏格潤，你沒有能力舉行任何宴會！你知道我們所剩無幾了！」

他立刻回答：

「我很清楚！但我接受別人的款待後，不該有所回報嗎？」

妮爾瑪堅決的說：

「如果你付不起，就不需要。親愛的，你必不可高築債台，那會是個致命傷！」

柏格潤對妮爾瑪經常提到經濟窘困的事，非常不滿。

妮爾瑪是那麼愛她的哥哥，更希望他快樂。所以當他堅持去倫敦時，妮爾瑪不忍心說出，他會無法負擔倫敦生活的事實。

自從柏格潤突發奇想，以為他該去裁縫師那，訂做一條當時在詹姆斯街上十分流行的香檳色緊身褲之後，便很難找到一件他認為合適的衣服。

他甚至要配戴那種極不正規的薄棉領帶。這種最新流行的領帶，在洗滌、漿硬上均有其特殊方法，才能硬挺。

因為沒有僕人的協助，柏格潤常爲了結出一個令他滿意的領帶，弄壞一打以上的領帶後，妮爾瑪才真正明白柏格潤需要這麼多領帶的原因！

妮爾瑪不願浪費時間熨熨，她不斷的練習，直到她能結出許多配合時裝的領花。此後，她堅持自己替柏格潤結領帶。起初他滿面輕蔑之色，但在他看到成果後，便要求他的妹妹多學習幾種花樣，因為這令他在朋友面前神氣萬分。

柏格潤曾對妮爾瑪說：

「查理問我的僕人是誰？」

「查理知道你沒有能力養僕人，所以他既不是諷刺我，也不是在恭維我！」

「我不想告訴他是妳替我結的領帶，妳知道，他一向很愛說閒話的！」

妮爾瑪笑著說：

「這倒是真的！這樣他一定以為是你自己的傑作，而相信你蠻有一套的。」

柏格潤堅定的說：

「我正希望他有這個想法。」

查理·瓦地斯登和柏格潤是密友。因為他們的身份、地位相同，從小就玩在一塊。

他們一起唸伊頓學院。雖然繼承父親龐大產業與地位的查理，一心想去牛津大學，但當他知道柏格潤不能同行時，立刻決定聯袂進軍倫敦。

妮爾瑪常疑惑的想，是否該不顧死活的賺錢讓柏格潤去牛津。

但是現在一切都太遲了！哥哥為想成爲一個時髦紳士而花費的金錢，是個令她膽寒的數目。

目前妮爾瑪擔心的是，這必將塵封的老家！

事實上，他們只住了幾個房間。妮爾瑪又得和一對服侍父母達四十年之久的老夫婦，共同負責理家。

這對老夫婦現在留在老家看房子。妮爾瑪面對這半大不小的女孩，不禁思念起這對老夫婦認真徹底的工作態度。

另一個原因是，可以和老夫婦懷念爸爸、媽媽及過去美好的時光。

媽媽以女主人身份主持的宴會、父親率領的狩獵會，都是妮爾瑪百聽不厭的話題。

過去有那麼多僕人幫忙經營農莊。六個園丁整理出天鵝絨般的草坪，灌木林在他們的愛護下，不失野生天然的風貌。妮爾瑪確信這個花園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一個地方。

每當陽光照射在皇家大道，穿過窗戶進入房中時，妮爾瑪渴望能重回她所屬的老家去。

但是柏格潤，她的哥哥想在倫敦尋找一切令他刺激、狂歡的事情。

想到他，妮爾瑪不由得又望向大鐘。柏格潤整晚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，也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到現在還沒回家！

但可以確定的是，他一定在半月街查理·瓦地斯登家裏。

他一向在那兒。每當他輸的無法回契爾西時，他就留在查理家。

妮爾瑪很自然的想到：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柏格潤的魯莽、衝動，使她不能不擔心！妮爾瑪自語：我要好好爲他燒頓午餐。

就在她下樓的那一剎那，傳來一陣敲門聲。

柏格潤的敲門聲與人不同，妮爾瑪興奮的應聲跑下樓開門。門外站的正是她期待的柏格潤。台階上的他仍穿著晚禮服，配戴著妮爾瑪悉心結上的領結，現在已是繃而軟塌了！

一道令她窒息的陰影，浮在他的臉上。

「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？」

柏格潤無視妮爾瑪的驚訝，默默地推開她，帽子扔到走廊的椅子上。他急促的說：

「妮爾瑪，我有話要告訴妳！」

他在前筆直的走入客廳。

窗外有一株盛開的蘋果樹，彌補了院子的空蕩、醜陋，這也是由窗口向外望，唯一能看見的景色。妮爾瑪常自卑的想像自己每天面對的院子，只不過是個空洞的荒地。

妮爾瑪隨後跟進客廳，關上門。柏格潤背對壁爐站著。她意識到，昨晚一定是一個可怕的夜晚。

柏格潤臉色蒼白，眼圈泛黑。很明顯的，他又飲酒過量了。

這的確是倫敦生活中，不可避免的一項挑戰。

在鄉下時，柏格潤不常喝酒，就是葡萄酒也難得沾一滴。現在喝酒却成了必然不可缺。他常和朋友在俱樂部中暢飲不止，當然第二天他就非常不舒服了！

妮爾瑪是那麼了解柏格潤，所以他還沒說話，她已知道，昨夜除了酒，一定還有其他的事在困擾他。

妮爾瑪內心突然一陣抽痛，也許是件不幸的事？

「我有事要告訴妳！」柏格潤說。

「親愛的，是什麼事？要不要先喝杯咖啡再說？我立刻去燒一壺！」

柏格潤以一種頑固的口氣，像在告誡妮爾瑪不必再爭論什麼似的：

「在我做任何其他的事之前，讓我先告訴妳！」

妮爾瑪馴從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下，滿懷期望的望著他。

沉默了好一會，柏格潤才開口：

「我不知道要怎麼說……」

「從頭開始，從昨晚你告訴我要去查理家過夜，離開家以後開始！」

「我離開家就到了查理家，接了他一起去白宮。」

白宮是詹姆斯街上最高級的俱樂部，是紳士、花花公子出入的場所。柏格潤和查理為自己能出入其間，覺得幸運萬分！

他二人所以能輕易的被委員會接受，全靠二人父親的關係，還有查理原就是會員。

柏格潤更告訴妮爾瑪另一個原因：在倫敦沒有人徹底了解他們，所以也沒有人會輕易的排斥他們！

白宮俱樂部，或許會好些！

無論何時，只要去白宮，總會有些親切的朋友與你暢飲一頓。

柏格潤接著說：

「到白宮後，我們先吃晚餐，而後就去樓上的賭場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妮爾瑪不由得喘了口氣。

「我們大聲的叫嚷，要在每一個點數、每一局中，投下很大的賭注。在每個人都投下大賭注時，這麼做是很自然的。」

妮爾瑪相信自己可以了解他們的感覺。

他們都太年輕了——到十二月柏格潤才滿二十歲，查理和他同年——，一旦有人注意他們，他們自然期望好好表現一番。

這只是他們小時候玩慣了的各種欺騙遊戲的一部份。記得有一次他們假裝贏了賽馬，從此以後，每逢重大的賽馬會，他們就一本正經的談論贏得的獎金，以提高家中馬的身價。

妮爾瑪緊張的問：「後來呢？」

「我們玩了一會兒，又喝了很多酒。就在這時候，離我們不遠的牌桌空出了一個位子，僕人

走過來問我們：「那位先生願意試試手氣嗎？」我揮揮手，却出乎意料的聽到查理的聲音：「我來，我有預感……」當他起身走向牌桌時，我相信他是個傻瓜！」

妮爾瑪憂慮地望著她哥哥，但是她沒說一句話。柏格潤又接著說：

「查理剛坐下，就有人要他下注。結果正如我害怕的，他簽了一張數目驚人的支票！」

「你在俱樂部也能這樣嗎？」妮爾瑪問。

「當然，俱樂部裏的每個人都不在乎這些錢的！」柏格潤耐心的回答。

妮爾瑪輕輕嘆了口氣。柏格潤接著說：

「我走到查理身後，輕輕在他耳邊說：『你瘋啦？你付不出這麼多錢的，告訴他們你不舒服，我們走吧！』」

「他怎麼說？」妮爾瑪問。

「他不聽，反而叫了一杯酒！」

「啊！柏格潤……」

查理雖然是第十五代的從男爵，但他所擁有的金錢，與柏格潤、妮爾瑪不相上下。

查理的父親在戰時破產了！他把錢全拿去放高利貸，結果利息一天天降低，最後連本金也賠

光了！

查理和柏格潤在鄉下都有一棟房子，一大片需要金錢幫助生產的農地及好幾畝不毛之地。

「我知道查理是醉了，除了我瞭解查理是瘋了，所有的人都以為他絕對的理智。」

「換句話說，他也確信自己是個有錢人！」妮爾瑪低聲的說。

「他的確這麼想，此外他玩牌的態度也令我擔心不已！」

「他又做了什麼？」

「他賭了一筆驚人的數字，至少對我是如此，可是牌桌上其他的人一定視為稀鬆平常。」

「他怎麼不聽你勸呢？」妮爾瑪驚叫。

「我想他根本沒聽到我在說什麼！妳知道我的聲音一定不能大，我不希望在坐的人都知道他在做傻事！」

妮爾瑪覺得故事的結局已經可以知道了，可是她無法忍受這最壞的結果，所以先問：

「他究竟輸了多少？」

「他——贏了！」

「他贏了？」妮爾瑪叫道。

「事實上，從一開始就有奇蹟，他碰到的都會贏，於是他就一贏再贏！」

「啊！柏格潤！」妮爾瑪如釋重擔！

「我當時也以爲自己是在做夢，後來我認爲，當查理仍是個贏家以前得把他弄走！」

「你這麼做是最理智的！」

「他不再聽我耳語時，我開始請求他不要再玩了！所以我大喊：『查理，別忘了我們午夜還有個約會，已經快遲到了！』」

妮爾瑪讚賞的望著他。柏格潤接著說：

「可是查理裝著沒聽見，事實上他早把我甩到一邊了，這更令我相信——他是真醉了！」

妮爾瑪靜靜等待下文，她覺得結局似乎變了！

「然後查理開始輸了！只一會工夫，他面前九千多近一萬磅的賭金，開始愈來愈少，我求他：『走吧！查理！』但他眼中發出狂野的眼神，這是一種賭徒無視他物的存在，只望見牌桌時的眼神！」

「他全都輸光了嗎？」妮爾瑪低聲問。

「更糟！當他下了四千磅的賭注時，在他對面的一位先生發出了抗議。最初我也不清楚他是誰，後來才知道是若西斯侯爵！」

「他是誰？」

「他是所有我認識人之中最令我害怕的一個。以後我再告訴妳他的事。」

「當然，後來呢？」

「我只聽到賭注越叫越大，突然查理停住了，翻開面前的牌，他輸了！」

「啊，柏格潤——」

「查理整個人癱陷在椅子中，侯爵開口說：『查理先生，我想你是欠了我六千磅！』我嚇呆了，我不知道桌上究竟還有多少錢是屬於查理的。他却由皮夾裏抽出一張便條，扔到桌上說：『侯爵，我只有這些了，現在連我的皮夾都要當出去了！』」

柏格潤停了一會，又接著說：

「我想，現在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個窮光蛋了！他也澈底的崩潰了——」

「後來……又發生了什麼事？……」

「侯爵慢慢把錢聚攏，我可以覺察出他那故意的態度。他算了算現金和簽條，說：『這些恰好夠，爲了這局好牌我該感謝你，查理先生！』查理聽到這句話有了動靜，他用一種不同的聲調說：『我也……玩得……很高興，侯爵大人！』」

侯爵雙眼昂視，我可以感覺到他的已識破了查理的偽裝。他以一種近乎審視的態度望著我們，說：『我想該給你們一個雪耻的機會，二位年輕人不妨跟我一起去德利，如何？』

查理和我大吃一驚。我還來不及開口，查理就結結巴巴的說：『您真客氣，侯爵。能成爲您